

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為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為罪亦名為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百為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為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君子之所為也

天下之物見與不見所欲必令皆得欲而得之人所咎也自取戾曰罪違神而為禍違人而為咎由可欲至於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也有罪則有禍有禍則有咎咎則獲戾於眾人也罪莫大於禍禍莫大於咎此次序之然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舒王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足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至於足

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也得道者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王元澤曰各盡其性分則何不足之有此章言以道莅天下者內自知足外無貪求故絕爭戰之事無殃咎之禍修身者少欲知足意馬不馳丹田自守乃為有道之士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卷三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車惠弼曰行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俗未役思於攀緣以真炤偽事無不悉也陸佃曰夫萬物皆備於我矣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反身求之而不誘於外則人之道可以不出戶而知天之道可以不窺牖而見

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道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心與道合以道觀天下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以心見天道無高之不至故無待於窺牖楊子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蔡子見曰明無道者不能察已知人馳心逐境雖復出戶遠遊境界窺牖瞻望星辰

其於知見甚為寡少以其捨已而求於外也

呂吉甫曰今天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王元澤曰無極之理盡於一塵纖慮不萌萬緣已現學道之要豈不在茲而彼乃遠出以求亦已昧矣彌遠彌少不其然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御註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以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是謂不為而成

其知如神察於人倫堯舜知天下可知矣則天之大與天之合堯舜見天道可知矣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故曰不為而成此章主道而言也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天人雖異其道相通

聖人以心合道天下雖大不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遠可不窺牖而見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御註學以致其道始乎為士終乎為聖日加益而道積於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損遠伯王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修真之人始乎務學以為士終乎得道以為聖方務學以窮理物物而求通故曰益矣為道盡性而極乎至虛物物知非不期乎損而所有漸銷矣先言為學者若不學則見善不明信道不篤無以致道既致道當絕學若不絕學則聞見之多則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後言為道日損也故曰始乎務學以致道終乎得道以絕學乃為全真之士矣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

成玄英曰為學之人執於有欲為道之士又滯無為雖復淺深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祛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既而前損損有欲後損損無為學道二偏雙遣非有非無一中斯契

舒王曰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者復命也然命不與復也必至於消之復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呂吉甫曰損之者未免乎有為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

羅什曰損之者無羸而不遺遺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德與道合至於無為已雖無為任萬物之自為故無不為也
王弼曰有為則有所失故無為乃無所不為

呂吉甫曰無者無有而已無不為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

為學者日益其所無為道者日損其所有損之者損其所有也尚有所損之心至於

又損兼忘此心故無為也寂然不動無不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經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取天下常以無事

劉仲平曰孔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無舜曰無為而治治至於此百姓皆謂

我自然矣自非無事以取天下曾何足以及此

無事者道之真聖人體道之真天下歸懷此無事所以取天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註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

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唐明皇曰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

此章首言為學者將以致道也致道忘心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事無為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真此所以取天下也西

昇經云無為無事國實民富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御註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

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情因民而已此之謂百姓為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劉進喜曰百姓者眾人之總稱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隨物感故以百姓為心既無心應亦無不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註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

王元澤曰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雖目覩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

本自非相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恕之乃不覺有異也志善惡之實真善也故萬法雖殊等為實相信與不信生子自私知一切

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實者視不信猶信當安知實為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於眾人也

聖人在天下惴惴為天下渾其心

御註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為已則惴惴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

誕信兩忘而閑其所譽渾然而已

蔡子先曰以無分別之教混有分別之心

衆生既有善不善有信不信有分別二見
聖人皆善皆信究竟玄同故云渾

王元澤曰慄慄者恐懼之意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王元澤曰仰而法之無知之民動皆非理

聖人憐而誘之如父母於赤子恂恂然適

其志氣而無忌疾之心非夫體道忘物而

仁侔天地者其孰能如此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心故忘善惡齊誕信

及其在天下慄慄然不敢易也至於為天

下則渾然而已百姓仰而法之唯聖人之

視聽聖人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信

者亦善信之此孩之也非體道無心者其

孰能如是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蔡子晃曰夫衆生失無為之靜本造有為

之穢業出沒隱顯生死輪迴所以從無適

有名曰出生自有歸無名為入死也

呂吉甫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

死相為出入而已

陸佃曰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韓非曰四支與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

死焉夫善攝生者自不妄視於采色耳不

妄聽於淫聲鼻不妄嗅於穢膻口不妄言

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足不妄履於邪

徑動靜儵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

趣死者反於此動靜沒溺諸吉無有此乃

近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

矣與河公說同

唐明皇曰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

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爾

陸佃曰主出而陽者生之徒也主人而陰

者死之徒也主出而至於求學出死以羨

久生者出之甚也主人而求學入滅以樂

久死者入之甚也此兩者十之中有三焉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王元澤曰貪生失理故動皆傷性蓋天下

除無知常民之外或殉道而為道術或殉

欲而為咎惡皆由有其生而自生故不免
於死生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衆人是也矜生太厚

以養傷生故動之死地如此之輩亦十中

有三爾其能出是三者則不死不生也

夫何故以其生之厚

御註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

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

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患生之為有涯

而存生過厚爾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

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天朝

微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温公曰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

者三剛強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愛生而

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

者由其自奉養太厚故也

經曰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蓋聞善攝生者

河上公曰攝養也

纂微曰老氏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謀之辭攝衛也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爾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河上公曰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

干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

成玄英曰此明三毒不能傷害若攝生無

生則害不能害既內無三毒則外三毒不

傷是以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也

何者夫虎主嗅兕主癡兵主貪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

刃

舒王曰惟善攝生者則能無我無我則不

害於物而物亦不能害之矣

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王元澤曰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

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

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

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

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所礙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往無不通則物欲有之而不

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

曰降此一等便為死生所有攝生必至於

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於合德之厚者又

其至矣

溫公曰兕虎以喻強暴處強暴之間而不

見害者以其柔弱不爭故也

羅什曰地猶生也以其攝生無生故三毒

不能傷害

此章言生死之道以十言之各具三焉惟

善攝生之人道通於一出此三類雖虎兕

刀兵亦不敢傷害故言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御註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

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呂吉甫曰萬物之生常本於無名之物而

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際無

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

其為物則特形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裸者不得不裸鱗介羽毛者

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

不幼壯老死皆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

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生神德布氣流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

之形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呂吉甫曰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

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

末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降純精而生物之性

德者物之所得也含和氣而養物之形道

生物而為父則道尊而物卑尊故能勝物

而小之莊子所謂真君是也德畜物而為

母則德貴而物賤故物莫能賤之莊子所

謂真宰是也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此

尊貴之異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唐明皇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

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王元澤曰命於天則為天子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唯道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故常自然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御註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乎道道者萬物之與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歛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磨八卦相盪若有機織而不能自己道實冒之纂微曰上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不言德者以道之一氣無不貫穿而略其德之文也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係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此八者大道之元功也肖翹蠕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生則兆於動出為則効於變化長則見於統一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觀其刻制之巧非德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纂微曰此都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之生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物若恃其為則居其功矣長育羣材成熟庶類載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唐明皇曰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道此章言道用同人
此章言道德生畜萬物萬物尊貴道德道至尊德至貴孰能爵之常自然而已然散而言之則有道德之異合而言之皆出於道故以玄德終焉是以知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呂吉甫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經所

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為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為萬物母而未足為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於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

始者道也道為天下萬物母也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註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過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王元澤曰萬物由道以出道為之母物謂之子得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河上公曰既知天下萬物之理當復守道反無為
沒身不殆
王元澤曰夫見理之後遂理不反則妄作為凶失道遠矣故知子守母乃常不殆也
既知其子復當守道素知慧反無知以自

保故終無危殆之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動

河上公曰兌目也使目不妄視門口也使口不妄言

呂吉甫曰此則守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

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

引於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

不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

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

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舒王曰沒者存之對終者始之對以事對門者閉其門則事之不入可知矣濟其事則門之不閉可知矣

裴處恩曰開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

心神內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見小曰明

纂微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若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見微小則

事不能昏可謂明矣

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小者

道之微見道之微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守柔曰強

張君相曰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強

呂吉甫曰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勝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註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

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

微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

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河上公曰用其光於外復當反其光明於

內無使精神泄也

無遺身歿是謂襲常

御註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

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

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顧歡曰若開其兌濟其事殃咎必至至非

外禍是自與身殃

迺先反照內視存神不為漏失則終身不

至於有殃咎是謂密合常久之道此章主

守母之義也道者物之母而物者道之子

塞兌閉門見小守柔以至應物用光復當

及照暗守母之義也故其道常存永無殃

咎是密用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陸佃曰夫道以無欲守以無知行故曰使

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蓋有知

者於內不能無所矜於外不能無所徇是

以動而有所畏

介者小而辨於物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

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況有大知者乎何

則至人之道不以未傷本也施為感於外

則根本虛於內矣故行於大道者纖慮不

萌萬緣俱息不容有介然之知矣蓋缺問

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陸佃曰不由道路取疾而行謂之徑

夷平易也徑邪不手正也迷民捨大道而

弗由好邪徑而求捷欲速以遂近功用知求道而去道也遠又豈知大道以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內也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行於大道也邪徑之弊具如下文

朝甚除

顧歡曰除修也好徑之人唯以修朝為善也

也

紂惟宮室臺榭楚之章華秦之阿房皆是也

也

田甚蕪

河上公曰高臺榭宮室修農事廢不耕治而失時也

顧歡曰草長曰蕪蕪荒廢也夫峻宇彫墻窮侈極麗則人力凋盡田蕪荒廢內明徇名

好利業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蕪廢也

田萊多荒詩所以刺幽王也

倉甚虛

舒王曰朝甚除治也其田反至於蕪其倉反至於虛倉本也今乃蕪虛是由人棄天

道而趨邪徑也

王元澤曰田事治谷積實國之本也今務除其朝廷以為一時之榮觀而不恤根本

之已竭宜持久之道乎明以末傷本者皆然也

然也

服文彩

河上公曰好飾偽貴外華

青赤為文色絲為采

帶利劍

成玄英曰黼黻文繡以麗其身干將鏃鉞

以衛其命

厭飲食財貨有餘

韓非曰夫人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

甚修除墻宇甚離峻則知國君好土木之功多遊嬉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農事失

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

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好末作廢

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貴華則知

國君好淫巧盡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剛

強而競鬪則知國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

飲食常厭飲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好醉

飽忘民事矣觀財貨常有餘務多藏珍異

則知國君好聚斂困民財矣仲尼曰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

唐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飲足也聚

飲積實饒珍異

王元澤曰侈費於外以取一時之適而忘

本業此明好施以傷本者一本作貨財

紂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是謂盜誇非盜也哉

羅什曰取非其有曰盜貴己之能曰誇

盜者陰取於人而畏人知如上七事皆徇

末忘本取非其有仍不自隱塞誇大於人

是謂盜誇既矜豈能持久故曰非道此章

言行於大道者不可介然有知若小有所

知則施焉感於外根本虛於內是棄大道

而趨邪徑也大道者本也末感則本衰下

文皆以末傷本而施之過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